

岸信介

〔日〕田尻育三 等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岸 信 介

〔日〕田尻育三等著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岸 信 介

〔日〕田尻育三等著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frac{1}{2}$ 印张 137,000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460册

统一书号: 11091·46 定价: 0.58元

目 录

第一部 满洲之妖

序 章	1
第一章 少壮官僚	8
第二章 对满洲的野心	17
第三章 与关东军的勾结	29
第四章 创立“满业”	40
第五章 一个疑点	50
第六章 岸信介的实像	64
第七章 总 结	69

第二部 争夺权力的野心

序 章	82
第一章 甲级战犯的复活	101
第二章 争夺权力的阶段	111
第三章 争当总理的野心	125
第四章 短命的政权	144
第五章 修订安全条约的赌注	153
第六章 岸信介与钱	176
末 章 新霸权主义	188

第 一 部

满 洲 之 妖

序 章

古海忠之(七十七岁,原满洲国^①总务厅次长,现为东京批发中心经理)是岸信介的历史见证人之一。当我们问到岸信介在满洲时期政治上进行过哪些活动时,他马上拒绝说:

“这个嘛,不好说呀!插曲倒是不少,可是,都是一些不能发表出去的事情。要是发表出去,那可太对不起岸老了。因为我曾是岸老非常亲近的部下嘛。”

古海曾于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受大藏省派遣,来到建国不久的满洲,充当高级官吏。在短促的十三年间,他与满洲国共命运,亲身经历了满洲国的覆灭,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被拘留于西伯利亚,后来引渡到中国,度过了十八年的囚禁生活,于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回国。

^① 满洲国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期,在我国东北扶植的傀儡政权。——译者

古海还谈到岸信介的为人说：

“岸老外貌上是个聪明的读书人。从一般人看来，也许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官吏，可是他本质上是个了不起的政治人物；他在考虑问题时，决不从琐碎事务考虑，而一定从政治上考虑。而且很能关照人，生来就是当首领的人物。他也因此而吃了亏。

“比如台湾和韩国的問題就是这样，据说岸老周围有很多谋图私利的后辈，岸老对这一点是深知的，但他没有一一地严加训戒。他跟台湾、韩国一直分不开手，也是由于这些后辈的缘故。

“拿善于关照人来说，比如要给福田(福田赳夫，现任首相^①)帮点什么忙，岸老一向是拿出不寻常的热情的。现在还不断地把大批的钱给福田，一部分人对这一点是很了解的。在花钱的问题上，社会上似乎有不少人说这说那的。其实这些猜测是错误的，他很少为个人的私利花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个清白的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人。”

另外一个见证人A，在跟我们会见的第二天，打来电话说：

“昨天谈话之后，反复考虑了一下，感到自己说了许多对岸老不合适的话。岸老这个人，很讨厌别人写他的金钱以及其它一些不合适的事。我说过战后跟岸老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现在的买卖，跟他还有种种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绝对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否则，我的买卖就完了。我的两个满洲时期的朋友，都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说了些什么。……”

^① 福田赳夫已于1978年12月下台。——译者

关于A,我们只能说他是岸信介满洲时期的部下。古海和A的话,只不过是证实“满洲时期的岸信介”的许多事情中的一点片断。但是,四十年前在外国干的事,至今还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事情不寻常。

最后的大人物

不管是多么陈旧的面纱,一旦了解到它难以揭开,就会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和要求,非把它揭开来看看真容不可。

前些时候,岸信介接见新闻记者,当记者问到日韩两国之间的“暧昧关系”——即所谓的勾结问题时,他愤慨地这么反驳说:

“你们说什么勾结勾结,实际上就是说有着亲密的关系嘛。这一点,我不想否定。交流的关系是有的,但是如果从权益上来理解这种关系,认为这种关系似乎是通过金钱或其它什么东西来缔结的,那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过,要证明它没有,那也是很难很难的。……”

岸信介想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关于不正当的关系,如果拿出事实来,那还好说;现在仅凭风言风语来向我进攻,我也无法证明自己毫无关系。可是,即使没有经历过去年以来的洛克希德事件^①,政治家表明自己洁白无瑕的宣言也早已失去了信用。那位田中角荣先生不也曾经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吗!?

国民大众方面,在经历过洛克希德事件而遭到“总理大

^① 指日本一部分高级官吏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贿赂的事件。前总理田中角荣因此而被控告。——译者

臣犯罪”这样的冲击之后，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被掩盖着。现在日本的政治，正处在一种怀疑日益加深的不幸的状态之中，简直一切都被彻底否认“没有这回事”了。

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逮捕田中，已成为足以结束战后保守政治的划时代的事件。但是，另一个曾经当过总理大臣的岸信介，与战后派的田中不一样，从战前到战后一向直接参预策划国家的管理，他对日本的命运发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田中，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大人物；从责任的重大和经历的丰富来说，岸毫无疑问地是现存的政治家中的第一号人物；看一看岸在战前与战后的政治中所留下的足迹，说不定他还要凌驾于吉田茂之上，更非池田勇人、佐藤荣作所能比拟。

见证人的沉默

田中角荣毕竟是个性格爽朗的人，他公然干出把成捆的钞票直接装进自己私囊的蠢事，很轻易地露出了马脚。

但是，假定说岸信介要是干政治犯罪的事，肯定要比田中多动脑筋，非常小心谨慎，被人发觉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万一发觉了，他也会准备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这是从下述情况推想出来的：岸信介具有超人的坚强毅力和机关算尽的处世诀窍；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数次渡过危险的独木桥；他担任过战争时期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和军需省次官，却成功地逃脱了战犯的大罪，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影响力。

但是，社会上动辄就传出风言风语，这也许就是他的虚

像。正如很多与岸信介关系密切的见证人所说的那样：如果岸信介是一个很多地方被人们误解的正义之士，那末，这种误解如不早日解开，那也是全体国民的不幸。因为在历史上会出现第二个“不合格的宰相”这种不名誉的预感中生活，那是最不愉快的事了。

老实说，我们并不单纯是出于一种想揭开面纱看看真容的兴趣，而是抱着一种不解决决定某个时期日本的命运的人物就不可能谈历史的气概，来从事政治家岸信介其人的研究的。可是，要准确地掌握住战后岸信介的形象，那是极其困难的。

见证者们谈到岸信介的一个方面，显得干脆痛快，而临到另一方面，则守口如瓶。这也是岸信介至今仍未失去隐蔽的政治力量的证明。

《岸信介来而复去》

我们着眼于“满洲时期的岸信介”，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期待：谈的是战前的旧事，见证人也许好谈一些。而直接的动机则是由于一篇短短的杂记。这篇杂记，就是曾经当过满洲国总务长官（实际上就是总理大臣）的星野直树二十年前在杂志上发表的《岸信介来而复去》一文。

星野在杂文的开头写道：

“在一生中，一个决断或一个行动，往往会给一生的道路带来重大的影响，有时会决定人生的方向。岸信介君抛弃商工省工务局长的地位，去到满洲国，令人感到这是岸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

杂文的最后有这么结尾的：

“岸君在满洲生活三年，回到东京，担任商工次官。但是，回去的岸君已经不再是来满洲时的岸君。岸君是商工省内首屈一指的秀才，但来时的岸君不过是一个官僚、良吏，而归去的岸君已超越了商工省的范围，客观上已经成长为日本优秀的政治家。

“最初他可以通过商工行政来观察日本的政治形势，而来到满洲以后，除了过去商工省有关的人士外，还广泛地和各方面的人士交往、共事，获得了很多的同志；尤其是与当时对日本的政治有巨大影响的陆军军人，特别是与所谓的少壮军官交谊深厚，在他们当中找到了一些同志。这一切当然对岸君的思想观点有不小的影响。所以，在满洲国工作的三年未必算长，但岸君在这期间获得了显著的成长；也许可以说他一生的方向是在这时候决定的。”

提起星野，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但他曾是主宰满洲国的五条汉子——即一般所说的“两基三斯开”^①（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之一。

星野与前面提到的古海等人一起，作为大藏省帮的首领，于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七月来到建国不久的满洲，一直到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七月的八年期间，从事日本统治下的新兴国家的组建工作。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至十四年〔一九三九年〕的三年期间，岸信介在星野的下面担任总务厅次长（事实上是副总理），据说是大显了身手。

后来，星野被召回国，担任近卫内阁的企划院总裁（国

^① 东条英机、星野直树两人名字的最后两个字“机”、“树”在日语中的读音都念“基”，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三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念“斯开”，故称他们五个人是“两基三斯开”。——译者

务大臣)，在东条内阁时任书记官长(岸信介任商工大臣)，草拟了太平洋战争开战的诏书，战后定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服劳役，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假释出狱。

鲇川义介、五岛庆太(东条内阁时，据说五岛是由于星野的推荐担任运输大臣的)等人参加了星野出狱后的欢迎会。当时正是保守政党合并后不久，岸信介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的要职，可能是由于工作繁忙的缘故，没有出席欢迎会。

在星野过着铁窗生活的时候，岸信介已是政界的宠儿，在公开的舞台上非常活跃；星野出狱时，政权的宝座已摆在岸信介的眼前。这两个曾经推动和建造了满洲国的杰出的官僚，在四十年后的这个时期，荣辱竟如此截然分明。据说从满洲时期起，模范官僚星野就和政治迷岸信介性格上合不来。星野说他要埋骨满洲，让自己的儿子进了当地的建国大学。岸信介一心向往着东京，只是暂时在满洲生活。而显露头角的却是万事花梢的岸信介。

星野写上面的那篇杂记，是在他出狱后一年半、岸信介组阁半年后的事。在这篇杂记里，对过去的部下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没有说一句祝贺的话；对于本来是官僚的岸信介，却没有当作官僚来评价，而只是说作为政治家“获得了显著的成长”。这首先令人感到有点异常。

另外，令人感兴趣的是，星野说满洲决定了岸信介的“一生的方向”，却只是这么一带而过，这就显得不自然；他只说了成长为政治家的结论，却避开了叙述成长的过程。这就令人感到，星野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隐瞒着没有说出来。

第一章 少壮官僚

我们总观一下满洲时期岸信介周围的满洲国政府、满铁、关东军等现在还活着的人，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在“两基三斯开”中唯独岸信介还健在活跃着。“两基三斯开”中除了岸信介外，东条、星野、松冈、鲇川四个人都成了过去的人物了。

不过，星野直树还活着。

九月的某一天，我们走访了东京新宿区中落合二丁目星野的家。这是一座极普通的平房建筑，座落在僻静的住宅区的一角。

到门口来接待的是一位白发苍苍小个子的老夫人。她就是在满洲时被称为“满洲的宋美龄”、以贤夫人而驰名的星野操(八十岁)。一九四二年，她作为唯一的女功臣参加了庆祝满洲建国十周年典礼。当时的报纸这么盛赞操夫人说：“辅佐挺身于创建王道乐土的夫君，完成了满洲国防妇女会统一的伟业，其坚韧不拔的努力，将作为五族妇女协和的真正的功臣而为人们永远铭记。”

有满洲的情报通之称的小坂正则(六十六岁，原报知新闻社新京分社社长，现为日本毛毡公司顾问)，证实操夫人的才干说：

“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她通过国防妇女会，终于巴结上

了东条英机(当时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后为参谋长)的夫人，把自己的丈夫跟东条拉上了关系。”

夫人的脸上仍然残留着往日的美貌。她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我们下面的提问，但坚决不同意我们跟星野面谈。

星野直树卧病在床

——我们了解一下满洲时期的星野先生与岸先生的事情。

“目前他说不了话。也不愿意把生病的事公布出去。已经是八十五岁的人了嘛。……”

——病情是不是已经严重到不能说话的程度了？

“恰好从陛下登位纪念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日)那天起，身体就日见不好。现在虽然已经出了院，不过，跟诸位见了面也说不了话。难为大家特意跑了一趟。……”

——住院之前呢？

“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出面。陛下登位纪念典礼那天，承蒙邀请，去了一次武道馆。这是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

——据说当时和岸先生谈了话。……

“并没有和谁特别谈什么话。座位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操夫人也一同出席了)，坐在原内阁大臣的席位上，跟邻近的人随意地交谈了几句。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席位，我们很受感动。最热的天气已经过去了，我想他的性命还是可以保住的。我是怀着一线希望在照顾着他的病。承蒙大家费心。情况就是这样。……”

星野是可以谈满洲时期岸信介的最主要的见证人，而他已经卧病不起了。一年前天皇即位纪念典礼那天，也许将是岸

信介和星野最后一次的见面吧，但岸信介坐在远离星野的原总理大臣的席位上，两人并未交谈。

标榜五族协和

星野的长女村上慎子(原星野企划院总裁秘书官村上 一的妻子)，在电话中跟我们这么说：

“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请你们谅解。因为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再说他本人也根本不能说话，卧床不起了。”

——关于满洲的事情，您父亲过去是怎么说的？

“他说过，满洲的事，他认为是为了日本而干的。所以，尽管受了种种的批判，但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私欲。……”

——出了巢鸭拘留所以后呢？

“在拘留所的时候，就承蒙‘东急’的五岛(庆太)先生和‘钻石’的石山(贤吉)先生的多方面的照顾，所以出狱以后，也就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人劝他出来参加国会议员竞选，但他生性就不喜欢出头露面，他说：‘我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人了’，没有表示同意。就是出狱以后，他也总是说：‘在满洲给大家添麻烦了。’

“当时他确实是打算把自己的一把骨头埋葬在那里的。大家都为所谓的五族协和迷住了嘛！”

——和岸先生的关系……

“这个我很清楚。(在满洲)他来过我们家。他太太(在满洲)也经常来。他(在满洲呆的时间)确实太短了。”

星野一家都不愿多谈满洲时期的事以及岸信介的事。关

于岸信介，他们只说了一句在满洲的时间比起星野呆了八年“太短了”。而这句话里似乎也包含着万千感慨。

就在我们访问星野家的前后，岸信介从羽田国际机场起飞出国了。他是作为人口问题议员恳谈会代表团的团长，于九月三日出发，访问了南美和美国各地，于二十一日回国。在这期间，他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会谈，巧妙地导演了“虚幻的卡特谈话”的闹剧。

八十一岁老人的政治力量

日本驻华盛顿的记者团遭到了岸信介的要弄。岸和他们的一段对话很说明岸的为人。在这次采访中偶然发生的事件，对于刻划四十年前的“满洲时期的岸信介”大可参考。

日本时间九月十六日，岸信介同卡特会见之后，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斯巴克曼主办的茶话会的房间里走出来时，被记者们包围了。岸在走廊上发表了即席谈话说：

“总统谈的是关于国防问题。嗯，总统说，日本方面要把军费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内，他是理解日本的特殊情况的。不过，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说，不一定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嘛。嘿嘿嘿！嗯？需要根据情况来考虑嘛！……”

“当然罗，从日本的宪法，从日本战后一般的政治形势，以及其它方面来说，嗯，控制这个数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百分之一嘛……，嘿嘿嘿……。”

——是卡特这么说的吗？

“可以不必拘泥于这样的问题嘛！”

——有没有说过要把这些话转达给福田？

“没有！没有说！不过……”

当天东京各家报纸的晚刊全都在头版刊载了这条重大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卡特对日本政府把防卫费定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的方针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很快就判明卡特的爆炸性的谈话是岸信介炮制的假货，人们都认为是岸信介编造的。

第二天，岸信介在华盛顿举行了修正自己谈话的记者招待会。其内容也是很奇妙的。岸说：“给大家招惹了许多麻烦。很抱歉。我要是根本不懂英语反倒好了，糟就糟在还能听懂三分之一。‘不要拘泥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他要是就这么取消了以前的谈话倒也可以，可是他又加了这么几句话：“不过，这也并不是我颠倒黑白、生编硬造的。白宫（对我的谈话）并没有感到很为难，发表抗议嘛。……卡特先生确实这么说过：‘美国大多数人希望日本在防卫上要更加努力。’”

对于增加防卫费用这个人们忌讳谈的问题，岸信介巧妙地放了一把火，而且成功地利用了卡特这个最高级的演员。他的话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余韵：“谈话是订正了，但是，真心要说的话是……。”演技可谓高超！

这场华盛顿的骚动多少带有点神秘的味道。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在岸信介的言行中具有一种不断地向某种状态诱导的天才。其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在满洲时期的岸信介的身上，确实已经可以看出它的雏型。

岸信介最近每周起码要打一次高尔夫球。他从静冈县御殿场豪华的公馆，飞驰过东京——名古屋高速公路，来到东

京，在西新桥的日石大厦三楼的岸信介办事处里，精力充沛地与来访者面谈，晚上经常在饭庄里露面。经常光临的是赤坂第一流的饭庄“中川”。酒量仍不减当年。他那因打高尔夫球而容光焕发的脸上，总是笑容可掬；他谈笑风生，声音宏亮，持久不倦。

岸信介生于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马上就满八十一岁了。他从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进入农商务省以来，混迹官场、政界已超过半个世纪，但让人感到他仍然野心勃勃地在注视着世界、注视着日本，而且控制着政治的后台。

怪物的性格

跟几乎早已为社会所抛弃的星野相比，岸信介这个怪物的性格和他的超人能力，就显得无比地突出。

片仓衷（七十九岁，原关东军司令部第四处长，现为国际善邻协会理事）从满洲时期、战争期间乃至战后都跟岸信介关系密切，跟星野也熟识。他谈到这两个人的关系时说：

“岸信介是个才子，看一看他在满洲时的照片就可以了解，那真是一副才气横溢的面孔。星野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性格跟岸根本不一样。战后岸很快就出了巢鸭拘留所，而星野却（在巢鸭）呆了相当长的时间。由于这些原因，我想他们俩战后恐怕没有见过面。

“星野这个人从来不主动去和别人交往，所以出了巢鸭之后，据说一直不声不响地呆在‘钻石’和‘东急’（两家公司）里。我现在也在善邻协会（援救保护从满蒙、中国遣返归国者的福利团体）里工作。星野长期担任善邻协会的会长，但